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一百三十九 集部

陵川集卷二十三

元 郝經 撰

書

請舅氏許道士出園堵書

七月二十有五日外孫郝經謹拜書舅氏巾几走天兵南下晉臂不舉用蕩析我母家諸父諸兄是用不集保命于四國訖今四十餘年泯泯也上天降衷俾我舅氏

之子居於祁陽越十祀始獲拜聚抃踴曲百何樂如之雖然於經也復有甚不樂者焉舅氏之子嘗隕涕而謂經曰我姑在此我父在彼焉得一會面以道前日之事耶經再拜而問之故曰我父以不羈之姿肆志於輕世窘於天步之艱迫於勢利之厄於是放心遺形吸孤風抱明月耿耿自若而逃山林放滄海耳妻孥親友一遺于世我是用不獲為子者三十年子曷為我致之經曰噫有是哉斯葢過於用智致遠而泥者也然至誠貫天

地可以動日星開金石況於人乎經敢不罄悃赤飭鄙
陋以盡親親之義乎其是是也其非是也可則行否則
輟實在舅氏之所圖耳經於何有夫道至易而求之者
以難至邇而求之者以遠至同而求之者以異故雖越
藩牆穿穴隙窮高極遠卒溺於異端而終無所獲矣寂
然不動物潛於極感而遂通極藴於物本其理以動者
天也成其形而靜者地也純於天地之間者為人雜於
天地之間者為物隱極之先見極之後合天地之幾通

人物之理消長盈虛變化云為純純而不已者為道若是其甚易遹而同也故人稟天地之精備萬物之理其性則精實至善而主靜其中則有仁義禮智之四端神舍於體用之間幾潛於動靜之始思慮未發而天已知言行未終而人已見究之則即孝弟可以盡性命即脩身可以治天下謹於存養之漸慎於操舍之微由之而行無不利亦以見其易反諸吾身而不有闕亦以見其遹參諸天地質諸鬼神而不違亦以見其同是故堯舜

禹湯文武周孔所守一道未嘗以為難遠而不同也彼或紐於血氣敝於物欲故有輕世之心甘志而溺物助長而揠苗游思横起不知精明之所舍馳哭搏躍以喪其良心昧其明德内焉而無主足為物誘而致疑故疑於難者曰天地萬物君臣父子重為我累曷若吾默於虛静而有所知覺閲於空明而皆使寂滅以為極樂乎是以達上而遺下得内而忘外間斷僻陋無所連屬及欲革其敝則立偽教以利死生設因縁以引物卻殺身

以濟衆而不知聖人明德新民之教此西方見性之說
大覺之教所由起愈易而愈難也疑於遠者曰血肉相
愚機穽相覆勢利相逐曷若吾挈先天之器以遺于時
絶蹤遐游杳然為期謂吾本無曷滯於斯使之如槁木
吾心本虚曷用於斯使之如死灰是以絶物棄世悖天
生物之仁無父無君悖人處世之義斂其用於一身之
小溺其志於虚空之大既未能退藏于密而又不能齊
戒與民同患此老莊之徒語命談天揭辭矯辯不知聖

人欲無言之理强作形骸虛怪恍惚幽深玄妙之說所由作愈近而愈遠也疑於異者曰人心如面姸醜不同易若驅之以律而一之以刑即無異矣是以絶天倫敗骨肉同胞之民以膏鈇鉞未達聖人端拱之化雍雍顒顒仁壽隲民而剽慘之刑刻薄之法所由興愈同而愈異也故申商之法行於秦而秦滅老莊之教盛於晉而晉衰西方之教興於梁而梁亡故疑吾道之難者卒入於佛疑吾道之遠者卒入于老疑吾道之異者卒入於

申韓使肆人欲滅天理諸夏衰而夷狄横先聖人之正道王者之大經曠百祀而不收吾民無辜使之服左衽而言朱離由是而言佛老申韓之為害若是其昭晰也然而遂行於世倡揭號呼鼓震而風蕩莫之敢何者何也高明之士用智之過溺而不返也周道衰孔子没三代之俗日削月朘佛老乘隙而入申韓繼踵而作申韓之害也外是以止於滅秦而已佛老之害也内故能為千萬世之惑愈高明之士愈在其中人性善佛即說善

人性靜佛即說靜人心虛老即說虛人欲大莊即說大其似是而非非聰明睿知豪傑之士其孰能辨之哉昔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溢孟門之上伯鯀障之愈障之而愈深愈防之而愈大禹疏通之使由地中行九州以牧四方以平蓋鯀拂其性而用智之過也禹能順其性以道之爾夫高明者處心遠大欲直趣高明之域曾不知在躬之德神鬼人天高明之道盡矣乃矯矯倀倀疊出私智見吾聖人之書聞吾聖人之教若聆風吮壞然

則反以為迂而幡然他求矣一旦見二氏之書乃如此是以耳目忽𠞰天之與我者萬物之備我者皆亡也雖翳於草莽而卒無悔焉爾嗚呼好高明而非其道則入于狂肆矣好齊速而非其道則局于血氣矣好孤絶而非其道則入于譎誕矣欲無心者愈有心欲無為者愈有為則用智之過也顧不大歟雖然茍知其非反身而觀平氣而待察天理辨人欲視可否使舊染之汙脫然而盡向之良心可以興向之明德可以明矣孔子曰顔

氏之子其殆庶乎知不善而未之復行也易曰不逺復無祇悔詩曰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今舅氏誠能即不肖經之語辨異端之害求大禹之智顔子之行詩易之文庶垂裕親舊緝熙宗祀使天下知許氏之有人矣不然煢煢之身陷於不義使孝子不得盡事親之禮以忍人之心自為計不亦過乎一旦宛然而長歸譴者誰歟慕者誰歟其為天下之棄人也必矣雖然髙明之人豈亦至於此乎經不佞輒以鄙辭相

瀆獲罪多矣經載拜甥氏許德懷壬辰之亂棄家為道士於長垣坐死圜者七年矣其子國昌齋是書隔牆投之甥氏遂排牆以出從之歸父子如初

答友人論文法書

經白急來惠問作文法度利病何吾子過於巽下以能問不能猶以工師審繩墨於匠人也何倒置若是之甚哉然切磋之義不可廢非吾子之言何以發經之蒙覆動某之狂言哉二帝三王無文人仲尼之門雖曰文學亦無後世篇題辭章之文故先秦不論文驗人作而辭

賦盛故西漢始論文時則有揚雄之書東漢復論文時則有蔡邕之書建安以來詩文益盛語三國則有魏文帝陳思王之論語晉宋則有陸機沈約之作折衷南北七代則有文中子之說至李唐則韓柳氏為規矩大匠如韓之答李翊上于襄陽答尉遲生與馮宿柳之與楊京兆答韋中立報陳秀才答韋珩復杜温夫及與友人等作加之以李翶之答王載言寄從弟正辭皇甫湜之答李生復答李生下逮歐王蘇黃之論議則窮原極委

無所不至其極無法復可說百世有餘師矣經何人也而敢復論文章之法乎顧有一焉不敢告也為文則固自有法故先儒謂作文體制之而後文勢雖然理者法之源法者理之具理致夫道法工夫技明理法之本也吾子所謂法度利病近世以文為技與求夫法資於人而作之者也非古之以理為文自為之意也古之為文也理明義熟辭以達志爾若源泉奮地而出悠然而行奔注曲折自成態度匯于江而注之海不期於工而自

工無意於法而皆自爲法故古之爲文法在文成之後辭由理出文自辭生法以文著相因而成也非與求法而作之也後世之爲文也則不然先求法度然後措辭以求理若抱杼軸求人之絲枲而織之經營比次絡繹接續以求端緒未措一辭鈐制夭閼於胷中惟恐其不工而無法故後之爲文法在文成之前以理從辭以辭從文以文從法一資於人而無我是以愈工而愈不工愈有法而愈無法秪爲近世之文弗逮乎古矣夫理文

之本也法文之末也有理則有法矣未有無理而有法者也六經理之極文之至法之備也故易有陰陽竒耦之理然後有卦畫爻象之法書有道德仁義之理而後有典謨訓誥之法詩有性情教化之理而後有風賦比興之法春秋有是非邪正之理而後有襃貶筆削之法禮有卑高上下之理然後有隆殺度數之法樂有清濁盛衰之理而後有律吕舒綴之法始皆法在文中文在理中聖人制作裁成然後為大法使天下萬世知理之

所在而用之也自孔孟氏沒理寖廢文寖彰法寖多於是左氏釋經而有傳注之法莊荀著書而有辨論之法屈宋尚辭而有騷賦之法馬遷作史而有序事之法自賈誼董仲舒劉向揚雄班固至韓柳歐蘇氏作為文章而有文章之法皆以理為辭而文法自具篇篇有法句句有法字字有法所以為百世之師也故今之為文者不必求人之法以為法明夫理而已矣精窮天下之理而造化在我以是理為是辭作是文成是法皆自我作

志師行權多多益善標識根據不偏不倚中天下準四海以為正輝光照耀炳烈粲發引日星麗霄漢以為明造微入妙探賾索隱極九地槩底裏以為深包括綿長籠罩遐外塵天地芥太極以為大龍驤虎步瞰眺八極祭風雲厲威震以為雄躋攀倚拔窮原無上棄形器脫凡邇以為高莽蒼闊越混涵太樸鬱鴻荒全渾沌以為古震雷霆開昏塞節八音鳴萬籟有始有卒如律如呂以為聲通一元貫四時塞天地鼓萬物噴薄動盪生成化

育以為氣挈矩布算摶節量度徑圍天地位置六合規萬世以為格巍岸磊落欲顛欲立墮壘太華推移日觀屹萬仞以為形敷布振迅欲斂欲溢排闢孟門跳鼇澨灝決萬里以為勢為門為庭為堂為殿為樓為閣以為間架為甲為乙為首為尾為腹為背以為鋪敘為開為錮為構為締為聯為屬為橐為鑰以為關鍵為困為禀為庾為倉為篋為篚為裹為囊以為含蓄為坐為作為進為退為折為還為舒為疾以為步驟為莊為嶽為達

為軌為途為路為縱為橫以為馳騁為經為緯為端為緒為錯為綜為織為紝以為機杼鍊金鎔錫以為精礱石磨玉以為潔去陳剗爛以為新苴漏塞罅以為密昭布森列以為博旁摎遠紹以為邃依違諱避以為婉紆餘曲折以為態容與平坦以為易遏塞險澀以為難澄湛靜敞以為清激揚蹈厲以為節優游不迫以為暇頓放妥帖以為安建置强崛以為固鼎峙山立以為重持綱挈要以為簡填委充塞以為富穿徹沈著以為快警

策峻縈以為偉恣睢徜徉以為肆齊莊謹肅以為嚴蕩截裁制以為整超卓頓挫以為壯擁衛倚疊以為厚脫暢便利以為通一唱三歎以為感剴切訐忤以為激咀嚼雋永以為味深長奥衍以為趣音節中適以為和抑揚起伏以為變瑰詭譎怪以為奇雕鎪無跡以為巧成就而無作為順理而不生事以為化耳目口鼻四體衣冠具不瘖不痺活而不死以為備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莫非自然以為神則法亦不可勝用我亦古之作者亦

可為百世師矣豈規規孑孑求人之法而後為之乎故先秦之文則稱左氏國語戰國策莊荀屈宋二漢之文則稱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班固蔡邕唐之文則稱韓柳宋之文則稱歐蘇中間千有餘年不啻數千百人皆弗稱也騷賦之法則本屈宋作史之法則本馬遷著述之法則本班揚金石之法則本蔡邕古文之法則本韓柳論議之法則本歐蘇中間千有餘年不啻數千百文皆弗法也何者能自得理而立法耳故能名家

而為人之法苟志於人之法而為之何以能名家乎故三國六朝無名家以先秦二漢為法而不敢自為也五季及今無名家以唐宋為法而不敢自為也韓文公每語人以力去陳言當自作但識字言從字順識職而已不當蹈襲故爛謂宏詞詞賦為俳優皆此意也然則前人不足法歟文有大法無定法觀前人之法而自為之而自立其法彼為綺我為錦彼為榭我為觀彼為舟我為車則其法不死文自新而法無窮矣近世以來紛

紛馬求人之法以為法玩物喪志闚竊模寫之不暇一失步驟則以為狂為惑於是不敢自作不復見古之文不復有六經之純粹至善孔孟之明白正大左氏之麗縟莊周之邁往屈宋之幽婉無復賈馬班揚韓柳歐蘇之雄奇髙古清新典雅精潔恣肆豪宕之作總為循規蹈矩決科之程文卑弱日下又甚齊梁五季之際矣嗚呼文固有法不必志于法法當立諸已不當尼諸人不欲為作者則已欲為作者名家而如古之人舍是將安

之乎是經之志也故敢以為復然未知其是且非也吾子幸復惠教焉某再拜

與北平王子正先生論道學書

經白昨承先生惠顧謂經之質可問津伊洛以闚明道學經自惟揣涼昧不足以辱惠教又不足負任且復有惑而未自信者焉敢復諸下執事嘗聞過庭之訓自六世祖某從明道程先生學一再傳至曾叔大父東軒老又一再傳及某其學自易詩春秋禮樂之經男女夫婦

父子君臣之倫大而天地細而蟲魚邇而心性遠而事業無非道也然未嘗以道學為名焉爾夫聖人道之至也自宓犧神農黄帝至于堯舜氏道之全體著見以為斯人用天下莫不學之道學之名無有也增修制作自禹湯文武周公至仲尼氏郁郁乎文洋洋乎盛道之大用極盡無餘載在方策以為後世用天下莫不學之道學之名無有也仲尼之門自顔曾子思至子輿氏心傳口授無非聖人之道相與講明問答無非聖人之學道

學之名亦未有也逮夫戰國之末處士橫議各自名家曰儒曰道曰墨曰刑名曰縱橫道之全體始壞大用始分學者莫知適從吾聖人之學始自為儒家卒致焚戮之禍由漢以來六家九流三教諸子百氏蝟然雜出喪心惑世毒天下禍生人至于今而不已儒之名一立天下之亂不可勝窮矣矧今復立道學之名哉夫道之大兼天下之名而不自以為名一物一事自有一道自為一名分而言之皆事物之名也合而言之皆道之名也

故易為乾坤等六十四卦各自以為名太極天地為人與萬物各自以為名命性心為三綱五常百行萬事各自以為名無非道也於是曰易道神道天道地道人道皆以道為名而道之名自若也道祇一理爾以其莫不由之以行故名之曰道豈可特以為學而自為一家哉秦漢而下以吾士夫為儒家故方術之士以黄帝老子為道家以虚無為本大害夫道又豈可復以儒家又特謂之道學哉始宋濂溪周先生深於易學謹於操履志

夫三代之際作圖著書以述仲尼孟氏之志繼以明道伊川二程先生横渠張先生傳繼授受其學遂盛而康節邵先生推衍象數明伏犧先天之本末始有道學之名也及其徒欲神其説分宗别派謂之伊川之學康節之學伊洛之學引而自高揭然以道學為名謂一世之人皆不知道又謂漢唐諸儒皆不知道直以為仲尼孟氏復出論説蜂起黨與交攻投竄貶斥竟成宣政之亂秦韓當國遂謂之偽學又謂之姦學衣冠之禍古所未

有皆標置立名之激之也周邵程張之學固幾夫聖而造夫道矣然皆出於大聖大賢孔孟之書未有過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所傳者獨謂之道學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學不謂之道學皆非邪孟荀揚王韓歐蘇司馬之學不謂之道學又皆非邪故儒家之名立其禍學者猶未甚道學之名立禍天下後世深矣豈伊洛諸先生之罪哉偽妄小人私立名字之罪也其學始盛禍宋氏者百有餘年今其書自江漢至中國學者往往以

道學自名異日禍天下必有甚於宋氏者

移諸生論書法書

夫書一技耳古者與射御並故三代先秦不計夫工拙而不以為學是以無書法之說焉自包犧氏畫八卦造書契皇頡製字取天地法象之端人物器皿之狀鳥獸草木之文日月星辰之章煙雲雨露之態而為之初無工拙之意於其間也世變日下漸趨簡易故變古文為篆又變大篆為小篆又變小篆為隷為楷為八分為行

為草為真行為行草為章草為正草廢刀用筆廢竹用帛廢帛用紙皆與世變而下也道不足則技始以書為工始寓性情襟度風格其中而見其為人專門名家始有書學矣故古之篆法之存者惟見秦丞相斯斯刻薄寡恩人也故其書如屈鐵琢玉瘦勁無情其法精盡後世不可及漢之隸法蔡中郎不可得而見矣存者惟魏太傅繇繇沈鷙威重人也故其書勁利方重如畫劍累鼎斬絶深險又變而為楷後世亦不可及楷草之法晉

人所尚然至右軍將軍羲之則造其極羲之正直有識鑒風度髙逺觀其遺殷浩及道子諸人書不附桓温自放山水間與物無競江左髙人勝士鮮能及之故其書法韻勝道婉出奇入神不失其正髙風絶迹邈不可及為古今第一其後顔魯公以忠義大節極古今之正援篆入楷蘇東坡以雄文大筆極古今之變以楷用隸於是書法備極無餘藴矣葢皆以人品為本其書法即其心法也故柳公權謂心正則筆正雖一時諷諫亦書法

之本也苟其人品凡下頗僻側媚縱其書工其中心蘊蓄者亦不能揜有諸内者必形諸外也若二王顔坡之忠正高古縱其書不工亦無凡下之筆矣况於工乎先叔祖謂二王書之經也顔坡書之傳也其餘則諸子百家耳故今之為書也必先熟讀六經知道之所在尚友論世學古之人其問學其志節其行義其功烈有諸其中矣而後為秦篆漢隷玩味大篆及古文以求皇頡本意立筆創法脱去凡俗然後熟臨二王正書熟則筆意

自肆變態自出可臨真行又熟則漸放筆可臨行草收其放筆以草為楷以求正筆可臨章草超凡入聖盡棄畦町飛動鼓舞不知其所以然然後臨其正草如是者有年始可於顏求其正筆於坡求其奇筆以正為奇以奇為正出入二王之間復漢隸秦篆皇頡之初書法始備矣然猶學之於人非自得之於已也必觀夫天地法象之端人物器皿之狀鳥獸草木之文日月星辰之章煙雲雨露之態求制作之所以然則知書法之自然猶

之於外非自得之於内也必精窮天下之理鍛鍊天下之事紛拂天下之變客氣妄慮撲滅消弛澹然無欲翛然無為心手相忘縱意所欲不知書之為我我之為書悠然而化然後技入于道凡有所書神妙不測盡為自然造化不復有筆墨神在意存而已則自高古閑暇恣睢徜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剛而不亢柔而不惡端莊而不滯妥娜而不欹易而不俗難而不生輕而不浮重而不濁拙而不惡巧而不煩揮灑而不狂頓擲而不妄

夭矯而不怪窅眇而不僻質樸而不野簡約而不闕增羨而不多舒而不緩疾而不速沈著痛快圓熟渾成萬象生筆端一畫立太極太虛之雲也大江之波也悠悠然而來浩浩然而逝邈然無我於其間然後為得已雖云一技而可以名家也諸君欲為之者試以吾言求之經再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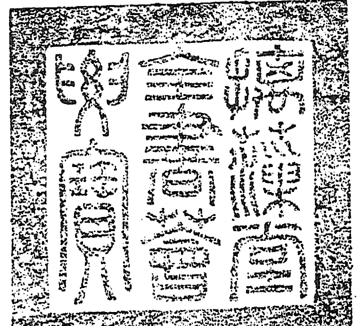
答高雄飛書

經拜手復書雄飛兄執鞭走前辱書示諄諄灌灌諭以

作文意其開示闡奥充斥原委淵如淮矯如嶽昭以粹如日星誠文人之大匠也顧經何以當之然以文自名非素志也生今二十有三年矣方其髫齔白騃也適天步之艱遭萬死之阸累係俘虜梗踣南北烏知有誦書作文之事哉知有汲薪負擔耳厥後時奉杖屨于家君且聞搢紳先生之論文談道於是昧於一學既而悔之曰士生千古之下而處斯世遇斯時豈宜區區於文字之間而已耶於是求夫有用之學天地之所以覆載聖

賢之所以用心與吾身之所當為者而學之亦庶至其萬一也於世俗之不免者故一言半字時時而出之豈敢以文自名哉又豈以所棄者而復為所事哉然吾兄不以樸樕之才反覆勤厚千里致誠甚於面命銘佩之意永永不朽然未知他日之趨拜下風其許摳衣奉扃之一問乎二月五日陵川郝經載拜

陵川集卷二十三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澯
校對官中書臣吳裕德
謄録貢生臣李廷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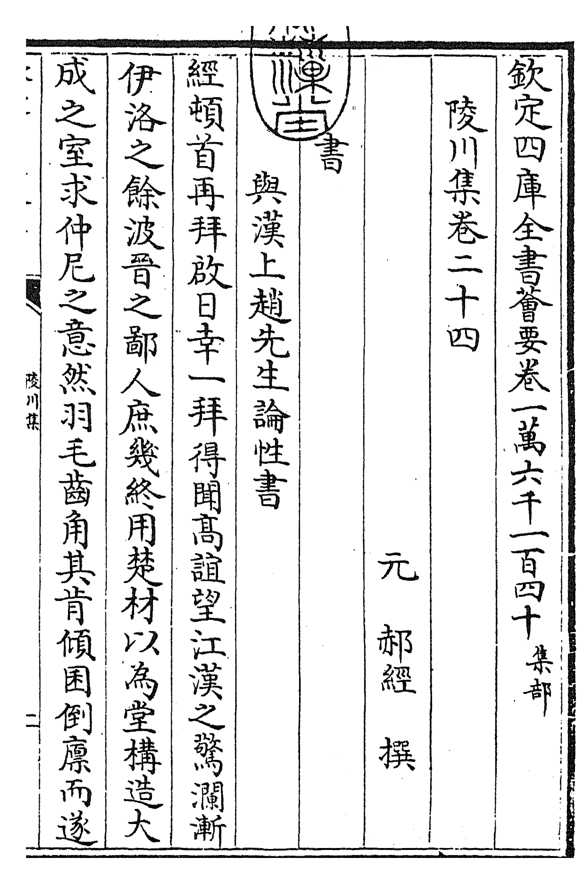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陵川集卷二十四 五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一百四十 集部

陵川集卷二十四

元 郝經 撰

書

與漢上趙先生論性書

經頓首再拜啟日幸一拜得聞高誼望江漢之鶩瀾漸伊洛之餘波晉之鄙人庶幾終用楚材以為堂構造大成之室求仲尼之意然羽毛齒角其肯傾困倒廩而遂

界之乎垂槖而入必梱載而後歸爾靖康之亂吾道遂南矣自伊洛入于江漢自江漢入于閩越百有餘年之間蟬聯荆楚蔓衍巴蜀蠭湧旁薄彌亘嶺海如冬之日至南而極極則復北矣葢天之道也於是近歲以來吳楚巴蜀之儒與其書浸淫而北至于秦雍復入于伊洛泛入三晉齊魯遂至燕雲遼海之間而先生巍然以師道自處學者雲從景附又為伊洛發揮一書布散天下使孔孟不傳之緒家至日見則道之復北雖存乎運數

其倡明指示心傳口授則自先生始嗚呼先生之有功於吾道德於北方學者抑何厚耶而經牽制於時不能奉杖屨備弟子之列抑又何不幸耶不能親炙而以書先生其忍棄之哉經自十有六始知為學今復十有餘年矣世之科舉文章記問之學强勉為之弗好也非六經孔孟之書弗讀也富貴利達紛華之事弗志也獨於性分之內求之甚力體察之甚熟究竟之甚專篤恨諸儒之說相與雜亂使自信之弗篤也敢以為質乎夫道

之在人謂之性所謂仁義中正而主靜焉者也統而言之則太極之全體也分而言之則命陰而性陽也命靜而性動也天命而人性也人性而物理也合而言之祇一道焉爾又何有論説之多乎哉道之在人一而靜純粹至善充實之理而已又焉有異端之多乎哉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下民若有恒性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則性之善詩書已言之矣孔子曰元者善之長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又曰一陰一陽之謂

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則性之善孔子備言之矣於是孟子道性斷然以為善而不惑而以已天下萬世之惑也荀卿大儒也學孔子者也而謂之惡揚子雲大儒也學孔孟者也而謂之善惡混始惑于情而以氣質之禀受者為言於是大起天下後世之惑至于今而不已也至今先儒謂性非學者所急又謂顏狀未離於嬰孩高談已及於性命於是不言性縱或言之不過夫性習之說不辨夫理性與夫氣質之

別遂謂揚子雲之善惡混為最得又謂論性之差自孟子始孟子不當定名為善復談空說無入于老佛氏皆自以為是而不知其非又在荀揚之下矣是以人之有性不能自知自盡而至于命其說不可復聞矣自漢至唐八九百年得大儒韓子始以仁義為性復乎孔子孟子之言其原性一篇高出荀揚之上至其徒李翺為復性書反復於中庸大學之間以復乎曾子子思之言恨不得親炙之而問其所以然質心之所素定者自唐至

宋復四五百年得大儒周子邵子程子張子朱子之書明六經孔孟之旨接續不傳之妙論道論理論才論氣論質論情又備於韓子之書皆先儒所未道者又恨不得親炙之而問其所以然質心之所素定者由宋迄今朔南分裂復二百餘年矣先生及朱子之門而得其傳衰然傳道於北方之人則亦韓子周子之徒也又不得親炙之而問其所以然質心之所素定者性理問學之本也敢以書為請不大鄙外以為可教則幸教焉指其要

歸焉則幸甚矣經雖不佞亦敢為北方學者之倡使吾道復明于中國兼晉楚之富必不乾沒先生之材矣經再拜

上紫陽先生論學書

十二月五日陵川郝經齋沐拜書大使先生經生今二十有八年矣自十有六始知問學世有科舉之學學之無自而入焉蠟乎其無味也有文章之學學之無自而入焉蠟乎其無味也退而歎曰利禄其心組繡其辭質

日斵偽日翔何區區爾也而狃於俗陷於世有不能已焉者如是者有年始取六經而讀之雖亦無自而入而知聖之學道之用二帝三王致治之具在而不亡也真有用之學也學之今十年矣背馳而左事形示氣露已聚誚而羣議矣是以箝口重足而不敢言動焉日舍館一拜幸先生不以鄙騃置之隅坐霽以懌色煦以春言鼠腹而既果然矣再日而再侍示之以明白純粹之書揭囊倒篋啟之以開廓正大之論正襟而讀之黙黙而

思之乃知吾道之果不亡學之果有用斯民其有望矣愚之素所蓄而不敢發可熟數之於前矣夫道貴乎用非用無以見道也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皆有用也六經之垂訓聖人之立教亦皆有用也故曰顯諸仁藏諸用盛德大業至矣士結髮立志誦書學道卒之乎無用可乎哉幼而學長而立也邇焉而一身小焉而一家大焉而一國又大焉而天下必有所用也鳥獸魚鼈屑屑之物也猶皆有用也蜂蠆虺虺毒世之物也猶皆有

用也靈而為人學而為士夫乃反無用可乎哉世有人焉之無伏臘之不辨魯魚亥豕之不分乃辨天下之大事立天下之大節濟天下之大難享天下之大富貴聲色不動而有餘裕焉吾誦書學道之士試之一職則顛蹶而不支委之一事則衂撓而不立汲汲遑遑終其身不能免于凍餒而趨利附勢殞義喪節何也事無用之學也益自佛老盛而道之用雜文章工而道之用晦科舉立而士無自得之學道入于無用惟其無自得也故

內輕而外重外重矣睟乎其曜矣侈於物而衒於人矣文章之所以工也文章工矣功利急矣義理晦矣道之所以入于無用也嗟乎不耕鑿不蠶繅而衣食者謂之游食之民不道德不仁義而文章者謂之逐末之士甚哉天下之襲訛踵陋而莫之知也大聖大賢不作而逐末之紛紛也天下已亂生民已弊無有為拯而樂之者之士也方相軋以辭章相高以韻語相誇以藻麗不知何以堯舜其君民也道其不行矣夫伏覩先生韓子辨

正統例還山斆學志洋洋灝灝若括元氣而翕闢之其事其辭其理皆有用者也非世之逐末之文也天其或者悔禍而自先生發源歟不窒塞不夭閼而遂承其流推而放之四海則道之用可白而至治可期也不見諂于江左諸公矣經也小子敢激其流而揚其波乎經載拜

與撤彦舉論詩書

經白昨得足下詩一卷瑰麗奇偉固非時輩所及然工

於句字而之風格故有可論者詩文之至精者也所以歌詠性情以為風雅故攄寫襟素託物寓懷有言外之意意外之味味外之韻凡喜怒哀樂蘊而不盡發託於江花野草風雲月露之中莫非仁義禮智喜怒哀樂之理依違而不正言慫雎而不迫切若初無與於已而讀之者感歎激發始知已之有罪焉故三代之際於以察安危觀治亂知人情之好惡風俗之美惡以為王政之本焉觀聖人之所刪定至于今而不亡詩之所以為詩

所以歌詠性情者祇見三百篇爾秦漢之際騷賦始盛大抵怨讟煩究從諛侈靡之文性情之作衰矣至蘇李贈答下逮建安後世之詩始立根柢簡靜高古不事夫辭猶有三代之遺風至潘陸顔謝則始事夫辭以及齊梁辭遂盛矣至李杜氏兼魏晉以追風雅尚辭以詠性情則後世詩之至也然而高古不逮夫蘇李之初矣至蘇黄氏而詩益工其風雅又不逮夫李杜矣益後世辭勝儘有作為之工而無復性情不知風雅有沈鬱頓挫

之體有清新警策之神有振撼縱恣之力有噴薄雄猛之氣有高壯廣厚之格有叶比調適之律有雕鎪織組之才有縱入横出之變有幽麗静深之姿有紆餘曲折之態有悲憂愉快之情有微婉鬱抑之思有駭愕觸忤之奇有鼓舞豪宕之節若夫言外之意意外之味味外之韻知之者鮮又孰能為之哉先為辭藻芽塞思竇擾其興致自趨塵近不能高古習以成俗昧夫風雅之原矣嗚呼自李杜蘇黄已不能越蘇李追三代矧其下乎

於是近世又儘為辭勝之詩莫不惜李賀之奇喜盧仝之怪賞杜牧之警趨元稹之艶又下焉則為温庭筠李義山許渾王建謂之晚唐轟轟隱隱啅噪喧聒八句一絶競自為奇推一字之妙擅一聯之工嘔啞嚼拉於齒牙之間者祇是天地風雷日月星斗龍虎鸞凰金玉珠翠鶯燕花竹六合四海牛鬼虵神劒戟綺繡醉酒高歌美人壯士等磨切錙銖偶韻較律鬬飣排比而以為工驚嚇喝喊而以為豪莫不病風喪心不復知有李杜蘇

黄矣又焉知三代蘇李性情風雅之作哉足下之作不為不工不為不奇殆亦未免近世辭人之詩願熟讀三百篇及漢魏諸人唐宋以來祇讀李杜蘇黄盡去近世辭章數年之後高詠吟臺之上則必非復吳下阿蒙矣經再拜

答馮文伯書

十二月十五日陵川郝經謹載拜復書于文伯幕府執事往歳車乘過保氣阜色瑩心咸意孚有古所謂氣焉

相許不待言而喻者近復領書所以責續于塵槁者甚厚諄諄灌灌所以劘厲于茅塞者甚切而明也抑其所謂俟時而動不至猖蹶於愚志固然而閉滯辟左有猶未達焉者其以經為有意於冐進耶抑又動作云為不時乎中形似乎妄吾子得以窺之也經之問學跳蹈道淺失慮左見理未熟而齒樨動不時乎中則有之矣其貪冐妄進枉尋直尺昧於一行倖於詭獲𥁋亦有之矣而反求之身殆未之見也孰不為動顧其幾何如也君

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有可乘之幾而不動後時之悔無及也未見其幾而妄為之動惡足以為有志之士乎哉君子誦書學道砥節礪行其修已切其植身正固期有用而不與草木腐埃塵飛安忍視天民之斃而莫之救也學而有用亦不脅肩諂笑于未同以求試乎用不以天民為已任而自私也夫有有用之學必有可乘之幾而後動進退雍容必有可觀巍巍堂堂必有可立其致君其裕民其行已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建諸天地而

不悖質諸鬼神而不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故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湯三聘焉而後起孔明抱膝長吟時人莫測昭烈三往焉而後應彼非敢以布衣偃然而傲萬乘也俟幾與時耳湯仁而漢義是可為之時也夏暴而魏篡是可乘之幾也於是奮然而起卒之乎有殷配天庸蜀繼漢閎肆尊顯莫之與京吾子所厭聞而飫道經亦所竊受教於君子者也經不佞雖不敢望其輝光而亦不至顛沛妄冐周章失措養之久而傾之亟遂以

失已而辱吾徒壅吾道蔪喪聲實委斯文於地也經自十有六束髮學道非先秦之書弗讀也非聖人之言弗好也嘗自誦曰不學無用學不讀非聖書不務邊幅事不作章句儒以是而行之殆六七年六經既治思有以奮然而復古也於是作古文不為流俗所為蓋自孔子没異端作楊墨行而聖人之道衰二漢亡佛老盛而聖人之道絶文章工語言麗俗學驚而六經之義晦故忘其菲陋斷然欲有以樹立揭世左馳而不顧僨忤百折

而不卹蹇吾道之衡盤桓而不進饑寒迫於身而不恤合則進否則止苟遂不合則將委世長往抱明月以孤騫吸清風而高蹈續聖賢之墜緒傳之無窮亦不至於失已而委斯文於地也奈之何家君戴白而無菽水之奉為子之職分未盡也二弟幼孱婚取未畢為兄之義未盡也為人子而事父未能為人兄而撫幼未能惡在其為道也是以低眉俛首為人講讀餬其口於四方以養老以畜幼以俟時之幾而不以為愧恥其自視猶愈於

抱闕擘析者也雖然不為威惕不為利疚不犯非禮不為不義以業自食亦不至於失已而委斯文於地也士信於知已非高明而敢為瞽言若是哉惟高明亮恕焉經載拜

上趙經畧書

月日陵川郝經謹齋沐再拜獻書于大行臺經畧相公閣下經自前歲八月到杞杞屬部内尤窮邇京邑擬頷地一拜而布衣疏遠天淵懸而海山隔進而止者屢矣

於是默默以思以為士雖貧賤而傳言之禮不可廢昔
韓文公大儒也三上書宰相以自論薦非戚戚貧賤而
汲汲富貴躁舉妄進自輕而失已也士束髮學道期於
有用豈坐視天民腐同草木噤不一鳴瘞九原而已乎
故范仲淹有三年之喪而言事不已或者誚之曰此豈
言事時耶仲淹曰士豈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其
意以為天與已者大已不敢私而小之也一身之戚小
而天下之憂大也嫠憂宗周而不恤其緯矧於士乎哉

經自十有六始知問學今幾二十年矣失道左見與時背馳亦自知其無用也身之弗脩學之弗成親之弗能養家之弗能庇天下於我何有雖然遂欲自棄亦自不忍明天子賢王公在上區區之言可遂已矣今又以事將北轅去執事日益遠胷中之藴蓄者日益甚不辟僭越捃摭芻蕘驤首振袂瞻望清光積年耿耿可熟數之前乎夫見天下之幾者能應天下之時撫幾應時而不失焉者能成天下之事業見其幾失其時事業弗立也

遇其時失其幾事業弗立也有其幾有其時非其人事業弗立也故豪傑罷叉而無幾與時雖瓌奇抱異瑰奇倜岸欲不待文王而興而知不可為即退而窮處與物無競亦不强為以速自弊姦宄鷙孽有幾有時不乘之以正應之以道侈然自肆卒錯天下於禍亂骫骳熟爛龍斷詭獲見其幾愉愉而弗乘遇其時茍且而弗應懈弛舒緩不能固結人心痿痺國體銷鑠國勢卒之乎天下寖以滅亡幾乎時乎其惟人乎幾與時未嘗無由漢

唐以來千有餘歲有百年而一來者有五六十年而一來者有三四年而一來者有繼日賡月叢會而疊來者惟人也不可知故有百年之治而復有百年之亂有五六十年之治復有五六十年之亂亂方弭而復興治方成而遽壞卒不善治生民不免於塗炭有志之士所以痛哭而流涕也國家光有天下四十餘年矣奮起北土奄有燕雲據建瓴之勢以强馭弱遂有河朔比之湯亳周豐高帝之漢中光武之河内不既大矣乎致治之幾

一來而弗秉也并西夏克遼東服齊魯定關中瞰陝窺洛張為龍形蟠亘萬里析天下之脊扼天下之吭而撫其背稍霽威息民足以善治也致治之幾再來而弗秉也繼而蹂荊襄覆汴蔡滅金逼宋有天下十之八降壽春破襄陽舉漢中入成都俘西域形勢既定混一有期棄襟帶而弗固得要害而弗守舍二帝三王之墟而覬兵海外其小天下以為不足治也歟既往之幾不可追已幾之來無窮因勢成幾如水之有源遇風而為波也

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後來者如先而未嘗絶也如或見之又可失之乎往歳天子踐祚廓清宇内更草弊政振舉綱維修明統紀收偽符命汰濫郵傳責己肆赦與天下更始舉燕雲之南畀之執事湔濯舊汙解釋紛糾藥其瘡痍新其耳目不期月而報政致治之幾復來而又大弟開府都督諸軍天下翕然望治巖穴幽隱莫不彈冠振纓引領拭目将以窺太平之盛也徵車絡繹登崇俊良冠蓋弓旌相望於道則朝廷有意於斯民至厚

也可謂能秉致治之幾而應致治之時矣惜乎願治之速進人未盡其選而挾術射利誤蒼生之姦假王之命成其詐謀天誘其衷隨舉輙敗不念朝廷用人愛民之意欲欺天下而卒自欺跋胡疐尾頓躓狼籍宜矣雖然致治之幾猶在也有如執事之雄剛正大挺不世之資任天下之重斡斗極之運會開吾道之榛塞特立獨行不流不倚挽回元氣作新諸華立志而行之以終用人而加之以審収攬俊乂進用老成張本汴洛為天下倡

至治有期矣天下之士没蒿萊局墊隘有年矣茍遇明時孰不欲刮磨振厲以自効矧於執事嶷然而為之倡乎旭日始旦羣陰自伏震雷一驚勾萌盡達嗚呼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捨執事其將安歸撫幾應時執事之事也談王道議國政士夫之職也是以敢為是言而不忌也異日執事成天下之事業生民樂生雍雍皡皡經又何敢言哉鼓舞康衢謳吟聖世守太行之敝廬足所願矣謦言滋蔓瀆浼高明惶懼惶懼經再拜

為家君請命書

維丙辰夏五月辛卯朔二十一日辛亥不孝男經等頓首拜手言惟天降監罵棐于有忱肆經敢誕籲于天時台郝宗殷庶胥罔顯惟曾伯王父及余王父浚源于兹文而大余宗本支肆羨亦罔顯于世天步惟艱厄于南河折于析崩又剢于兇殘幾具盡厥類大割余宗惟遺余孱父俾纘厥緒是天大造不敢不敬是亦天大賚不敢不應若斷蔔孽覬于春有夏以考天惠肆逮余冲愚

以永以遂而天弗弔集疢厥躬恫瘝于厥中乃在牀笫
如楚如刈弗克興以寤至于彌留若天斷厥命不宜俾
遺以育俾墜厥宗具盡于南河既遺以育是天弗斷命
乃有大造于余宗若稽考則亦宜引年俾考終命惟天
有明命非台敢私于親越惟余父自時厥立適大艱于
身乃奉王父涉于北河于厥喪復奉于宗塋突于戎兵
逸于寇場罔敢逭死于佚以考其子義既金墜厥命俘
于南河梗踣于邁饑饉喪亂跋涉流亡撫余及弟妹艱

闕百至以盡其父義四十有五年而無一日之燕惟天降監越經之年有斷以引父命畀余以終養余聞曰始於憂勤終于佚樂若弗引是憂勤以殄獨于余父敢盤究私昧以迓續父命惟天畀矜閔用宏生生

陵川集卷二十四